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權衡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九十四 經部

春秋權衡卷十三　公羊六

宋　劉敞　撰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陳公子招云云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公羊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漷也聖人褒貶各於其事豈有逆其未然之事探其且然之罪以為貶

哉推此而言傳云母弟稱弟不可通也又曰招之罪已重矣何為復貶於此著招之有罪也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地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之國此則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而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鄆公羊曰鄆者内之邑也非也鄆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莒之附庸明矣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

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非也凡春秋所言出奔皆貶也今如傳所説鍼者乃秦伯之過此自當貶秦伯而不當貶鍼也向若春秋書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則可問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曰仕諸晉也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放也今經言奔此罪在鍼不在秦伯明矣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由是言之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何休曰不從莒無大

夫去氏者纂重不嫌本不當氏也非也莒去疾猶曰齊小白莒展猶曰鄭忽此乃常文見貶爾自不得從大夫例也

疆鄆田公羊曰畏莒也非也成公九年楚人伐莒莒潰楚人入鄆襄公十二年莒人伐我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令又因莒之亂疆鄆田此明鄆爲莒附庸明矣鄆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以理言魯強莒小魯安

莒亂何為乃畏莒哉季孫宿帥師入鄆豈自入其邑哉
三年𡍼燕伯款出奔齊何休曰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
此乃大繆且不可信自是以前出奔而名者不為失地
即大惡也令至款獨云在太平世責之詳亦幸見款無
他大惡故令休得如此云即令款身有惡如衛朔比者
豈可連書兩名以見之哉不連書兩名不足以見法也
何者款負大惡而名之休必謂款以大惡名不曰見治
太平名也

四年會于申何休曰不殊會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此亦無理不可信也休謂楚令行義故春秋以病中國然則楚自合進與中國等矣則宜殊會淮夷以起其事今乃云欲順楚義而不殊其類是足見楚與淮夷未有異也何能病中國哉原其所以云云者欲成向者殊會吳之說耳按會于向吳人鄫人在列又何故不殊

取鄫公羊曰諱滅也非也莒已滅鄫矣此又能重滅之

乎公羊本謂鄫未滅故因而為之辭耳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公羊曰濆泉者直泉也

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涌乎戰而泉涌固當舉戰

地於上而後書曰有濆泉不得引濆泉以為戰地也且

公羊說于泓以水地者善其不薄人於險也戰于河曲

者河曲踈矣非水地也戰于乾時者著時之乾亦非水

地也戰于邲者又善楚莊王不戹人也則是以水地者

必水戰矣今此舍地之名更著稱是豈莒魯之師居泉

中戰乎
秦伯卒公羊曰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謂秦為夷
則經書秦伐晉乃其理自適然矣非貶之也或謂秦是
夷或謂秦非夷何哉且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悉謂
之夷乎凡夷狄之爵雖大不過子秦爵伯也非夷亦明
矣又詩序獻公之女為秦穆公夫人而生康公康公為
太子時贈送晉文公于渭之陽作渭陽之詩則康公者
嫡子也今尋公羊以文十八年秦伯罃卒為穆公則宣

四年秦伯稻卒為康公驗此兩者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乃云嫡得之然則秦伯亦未盡用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自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

七年葬衛襄公何休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大臣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録之未知休何以見此事邪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按此但殺世子爾而

元年公羊說云自是弑君非實事也

蒐于紅公羊曰以罕書非也吾既言之矣

九年陳火公羊曰存陳也何休謂陳為天所存非也此自聖人欲存之故録爾安知天意

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公羊曰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予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難以説也又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也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寳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為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寳書而見於春秋者裁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説是非卓俋則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俋蓋何足復録乎明春秋之作據魯史審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子陽生其所云云者皆誣聖人也

十三年公不與盟公羊曰不恥不與是也言諸侯遂亂反陳蔡非也陳蔡滅而復封此豈非所謂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者乎何故恥之

十五年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非也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非也

蔡昭吳奔鄭何休曰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

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非也以昭吳爲蔡侯之身邪蔡侯始歸名廬後卒亦名廬此不得謂之昭吳也以昭吳爲蔡大夫邪國非大夫之有奈何於大夫之身奪有國之辭哉以謂欲見專封也蔡侯廬歸于蔡其專封不既明已乎且齊侯嘗專封衞邢杞三國矣未見春秋復奪三君之國也今此何故獨奪之邪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曰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之義善惡各以其事進退之何有賢

其祖而遂諱其後子孫惡乎且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

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毁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

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

猶為之諱乎如必賢者子孫則罪皆可諱是蔡管不誅

於周也由是觀之所謂公子喜時諱其義安在哉何休

又曰有明王作喜時當還國亦非也伯夷叔齊讓國其

弟當武王之興不聞還孤竹之封於伯夷也豈伯夷為

不及公子喜時哉武王非王者哉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寗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曰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非也宋南里者入宋而居南里也又何疑焉

二十二年王室亂公羊曰言不及外也非也此不問可解矣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其理適然而何休又云云皆趨文而遺意者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非也王猛乃王矣未逾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殷人作書以君名篇明都不諱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諱之生亦不諱也逾年之後臣子可稱之曰天王未逾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今此王猛是生名之也後曰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而公羊不達此見文稱王猛則

謂與小白齊宊等矣不知文無所移易也甚矣其陋也

且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即猛不正可言居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何休云得京師地半自稱西周非也此休不知之耳又曰其言入何篡辭也亦非也向王猛居于皇亦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為篡者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

王子猛卒公羊曰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明是乃王之子也言卒者未逾年之君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猶夷狄之君言子則可言男則不可也禮之次序各自有所宜不必未逾年之諸侯則當稱卒未逾年之王則當稱薨也何休云春秋簒成者皆與使當君之非也春秋視簒奪之人無可奈何爾隨其自所稱呼而書之者見其罪也豈與使君之乎若簒成則與使君之是春秋獨惡不善簒

而縱所善篡也大為之防民猶逾之又開其利篡者衆矣

二十三年吳敗蔡胡沈頓之師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詞言之不與蠻夷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蠻夷也非也此欲自文飾其短爾按戰者凶事非禮讓之事就令夷狄主之又何不得而春秋不肯乎又蠻夷所以為蠻夷者正以狡詐無義爾中國所以為中國者亦正以禮義尊尊耳今春秋所

以退中國不使主戰者以其不為中國之行也而蠻夷能結日偏戰不為狡詐何故不得主中國乎中國有惡則不得進狄有善又不得進此豈褒貶之指哉且王室亂非蔡胡沈頓所能任其憂也何故責之為蠻夷乎故於吳則沒其偏戰之善而誣以詐戰之惡於中國則罔以夷狄之行而强詆以罪此弊由用日月為例也試不用日月之例則戰自戰敗自敗了然分矣

獲陳夏齧公羊曰吳少進也然則吳猶得獲中國豈不

得主中國且所主者但戰而已何嫌不得哉
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
子也非也其意以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爾王者雖諒
闇三年然逾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而王者未
可自決政事也豈謂都無天王之稱哉毛伯來求金不
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
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二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

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但說之非爾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曰聚衆以逐季氏也非也若七月聚衆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何休又說日為君辰為臣去辰者逐季孟之意蓋迂而不典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為簒但起其難然則於王猛何以獨惜此義

二十七年吴弑其君僚何休曰不書闔廬弑為季子諱

非也季子之不討闔廬者蓋勢不可也豈義之乎故託不忍父子兄弟相殘耳而春秋何為遂為之諱夫弑君之惡大矣尚可諱乎若弑君之惡而可諱何則不可諱乎季子賢者也賢者之心豈止於不欲父子兄弟相殺乎雖殘他人亦不可以茍焉春秋但順賢者之意而為之諱是一國有賢通國無罪也其大者至弑君而猶為之諱則其小者戕人賊人固不當問矣且季子之不討闔廬其義安在哉知力不足討而外託不忍者也然

則季子之不忍親親之私恩也春秋之褒貶天下之公義而觀季子之行事茍非其力不足者則季子未免於貶何者私親親之愛而亂尊尊之序聖人不為也是以周公致辟二叔而不疑今季子何得擅以私愛廢公義哉然所以仲尼美之不貶者知其力不足而能外託親親若是者可謂達權矣此其指也以謂順賢者之意則可以縱弒君之罪不亦悖乎不亦悖乎

三十一年黒弓以濫來奔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

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漢諸儒辨此多矣是非紛拏者惑於辭也不若以大義格之使在度外且仲尼稱雍也可使南面居敬而行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如叔術之為者乎平居講道則多雍也退而作春秋反貴叔術是自相駮也其非聖人意亦可知矣

定公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

觀也皆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譬猶六鷁退飛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審之則退飛何至顛倒先後强出尊卑乎尋繹其意所以迷惑者以謂桓宫僖宫災不言及也彼自火並出燒之莫知次序故直以遠者序上耳又云昌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比亦非也新作可序上不可序下災可序下不可序上此亦制作之常理何足致疑而問之乎

四年公及諸侯盟于浩油何休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

晉不荅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無故繁文推以為喜春秋何喜於此哉

六年仲孫何忌公羊曰譏二名其意以謂二名難諱也古者葢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臣諱君之名子諱親之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仲尼不偏諱二名況其他乎

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
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何休曰辰言暨
者明仲佗石彄强與俱出非也若如休所言辰罪為輕
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按隱元
年公羊云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知不得已者為己
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則暨使他人不
得已是也何者暨之意强也競也故曰暨暨以暨暨之
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昭七年暨齊平者是時魯

數侵莒邑莒者齊兄弟之國又元年莒去疾自齊入莒有親親之恩故齊與魯闕怨不平也於是昭公外娶于吳而朝聘於楚深得其威因此以強逼齊為平春秋惡其貪殘不知恥而服人不以德故書暨齊平不盡其事微以見意也令此暨仲佗石彄亦猶彼矣若如休言昭七年暨齊平者齊魯初未有惡何忽有平哉然說經者患各執一偏吾言及者自通文無汲汲也言暨者乃強人之文是我強人非人強我也彼人強我者如韓穿来

言汶陽之田及晉處父盟之類皆自見矣用是求之及非汲汲暨非强我明矣且若必謂暨為我不得已者及晉處父盟亦可謂不得已矣則其言及何

十二年薛伯定卒何休曰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故略之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且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蓋防亂也如休所言更相違矣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休曰子雖見逐無去父

之義此不達於變也諸侯以國為家四境之内力能專制之若蒯聵不去為靈公所殺則陷父于大惡令奉身逃竄者救小惡於已也以小易大其情甚順此非春秋所惡也

哀公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公羊曰曷為不書入于衛何休曰據弗克納言于邾婁非也彼以弗克納故得言于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得言

衛亦其理自然何以見父得有子乎凡父得有子子不得有父豈不誠道乎然於經則害於義故其言則是也其於說經則非也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以為可古人已有能辨者矣

桓宮僖宮災公羊曰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豈無所省文哉亦不若是而省之耳且必若云襄公作三軍舍中軍曷為獨書哉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弑其君舍公羊曰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非也如公羊之說陽生本正與商人相似弑而代立與商人相似陽生諼而弑之商人亦諼而弑之所以諼之雖殊所以為諼則同今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別反更大繆乃知例苟不通者雖曲說愈偽也何休以為不舉陽生弑者諼成于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比棄疾宜效

死勿聽故坐弒君陽生亦宜效死勿聽者也亦當坐弒

君公子比首惡陽生不蒙首惡何哉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公

羊云内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邾魯相近故初秋伐之

八月又入之此自兩事理當並書無取於内辭也入邾

婁使若他人猶有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

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内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

之國為大惡可矣戰而獲人獲者則大惡矣獲之者豈

可同其科哉又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吾既言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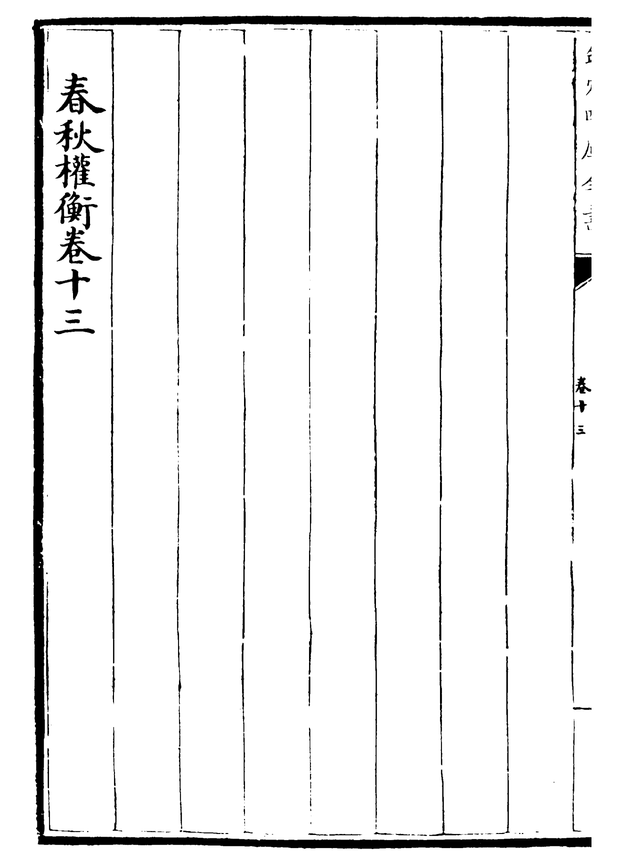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公羊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當此之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苟責無罪之魯甚非禮也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公羊曰吳主會也按吳主會必非晉所願也春秋宜曰公會晉侯暨吳子于

黄池則與公羊例合矣今乃曰及吴子此其晉魯汲汲我欲之者邪又曰吴在是則天下莫敢不至也何休以謂云爾者欲為魯侯殺恥故不書諸侯也吾謂春秋審欲為魯侯殺恥者書諸侯乃宜矣無為乃没之也

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非也聖人作經為天子法不苟記祖所逮而已蓋不得聖人之意而言之也且如所言祖者謂曾祖乎高祖乎如謂曾祖孔子曾祖防叔則孔父三世之孫如謂高

祖孔子高祖祁父亦孔父二世之孫孔父死於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審矣計防叔祁父之時應在閔僖之閒春秋則當起於閔僖不宜始隱公也凡公羊之書其乖謬大體麤正之矣至於委曲微密似是而非索言之則不可勝言非講學辨論者不能及也故闕焉以俟知者亦將有起予者乎云爾



春秋權衡卷十三

春秋權衡卷十四　穀梁一

宋　劉敞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穀梁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按此實有事者以見隱公讓故不書公即位爾何謂無事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穀梁曰及者内為志焉爾非也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内為志者邪又曰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言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

貴之亦非也春秋來會於魯者多矣不聞悉可貴也若以初入春秋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會邾儀父盟于趡又何為乎且春秋之作貶諸侯明王道以救衰世者也凡記盟會者於王法所不得為皆貶也甯當貶之何有於襃且以私結盟之故而襃之後有善焉何以加其身

鄭伯克段于鄢穀梁曰克能也何能爾能殺也非也未有一字轉相訓詁而可并兩義者也誣人已甚矣

及宋人盟于宿穀梁曰兩卑者也吾謂二國為盟非兩

卑者所定就有兩卑者盟春秋亦不書之何也事小而多不信可以略故也

公子益師卒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非也公孫敖仲遂季孫意如豈正者乎而皆日叔孫得臣不聞有罪而反不日皆妄也

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爾非也若令內為志者可曰公及戎于潛乎

五月莒人入向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此義踈矣凡將

兵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焉者斯謂之入矣非必以內弗受解也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受之者乎然則穀梁今所言者歸入之例也妄弁之矣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又曰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按入則不得謂之滅而穀梁先旣以入解之末又以滅通之此似穀梁作傳時自以入爲義後竊見公羊之書以入爲滅又因注焉者也故兩義雖不相合而猶並存也又八年無駭卒不稱氏穀梁亦先曰隱

不爵大夫也又云或説曰故貶之也此兩者皆出公羊又皆係之初説之後明穀梁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云爾不然無爲兩事各自終始反戾也

紀履緰來逆女穀梁曰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進之也非也諸侯婚姻聘使相往來亦常耳何妄得進之且履緰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謂履緰進之者詹亦進之乎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兩説皆無足取者

夫人子氏薨穀梁曰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非也隱薨在十一年今夫人薨相去九年可得預知君當不葬而先除其葬乎夫人之義雖曰從君至於卒葬非其所能自制也奈何以必從君限之哉文姜親與弑君春秋猶書其葬況於此非弑君之人乎

三年日有食之穀梁説晦朔之例雖文與公羊異而謬與公羊同吾既言之矣

宋公和卒穀梁曰諸侯日卒正也非也齊小白晉重耳

皆可謂正乎若曰簒明則不疑者此妄說矣本設日不日例者非復有他義也明正不正而已耳茍正者日不正者不日則其義可信而無疑今正者日簒明者亦日不知春秋何能不憚煩于簒明之人而必知其日哉若簒明之人乃去其日豈不益至公至明哉徒爲此紛紛何也又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則曹伯之嫡也莊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有月無日此復何邪

葬宋繆公穀梁曰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非也宋繆公

之葬有何危邪春秋日葬者多不必皆有危也但欲以日月爲例而不知理有不可者以謂人雖有難已者而事無可據譬如說神怪者也夫以說神怪自況人亦以說神怪況之矣曾何足致詰乎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穀梁曰言伐言取所惡也非也若不言伐則牟婁爲杞邑不明理自當爾何惡之有若言伐言取然後云惡則凡伐而不取取而不伐者皆不惡之哉

衛州吁弑其君完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非也宋督宋萬亦可云弑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而督萬氏國商人不氏國何也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曰及者内爲志焉爾非也若外爲志可曰公會宋公遇于清乎又曰遇者志相得也按八年傳不期而會曰遇若内爲志又志相得非不期也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穀梁曰不稱公子貶之也非也欲貶翬者宜於此稱公子既弑君而除之

無爲先事而貶也觀傳此意與公羊同病吾既言之矣衛人殺州吁于濮穀梁曰其月謹之也吾爲春秋苟不舉月則勿謹之乎何必爲此文哉

五年考仲子之宫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非也若成之爲夫人經當曰考夫人子氏之宫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又曰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亦非也若實非隱經當曰立仲子之宫今曰考宫非非隱明矣實說仲子之卒在惠公末年故元年天

王使宰咺來歸賵後其葬期也不謂仲子之卒在惠公之前而平王因惠公之喪以賵仲子也爲穀梁者誤其前後故謂隱公追祀惠公之母其實仲子與惠公同年而卒故隱公疑仲子未嘗祭於子不可便巳欲通其意作宮祭之終巳而巳春秋許其知禮之變故以考宮書不以立宮書也

初獻六羽穀梁曰始僭樂矣尸子曰始厲樂矣劉子曰言僭樂是也詎得厲樂乎

螟穀梁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劉子曰此亦説神怪之比也實甚而時無以詰之實不甚而月亦無以詰之若因而更之曰甚則時不甚則月人亦莫辨也

公子彄卒穀梁曰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非也隱雖讓國當此之時實魯君也爵命大夫何有不可哉周公攝政猶專廢置天下諸侯況隱公明爲魯君乎又不知若隱公者苟爵命大夫則不成讓國乎何其疑隱公之小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非也有伐者有圍者理當並書不得以輕重相覆也又曰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亦非也古之行師不必盡如此其暴也或問罪或討亂師之所至而百姓不擾猶謂之侵伐也亦可如傳所言名之乎春秋雖亂世會有一國以道侵伐不苞人民不驅牛馬亦不斬樹木壞宮室者春秋何以書之夫桓文之師誠有節制也其所侵伐庸得盡如傳所言哉又有可疑即復一國以兵加

人即芭其人民驅其牛馬矣又斬其樹木壞其宫室春秋可遂兩書侵伐乎

六年鄭人來輸平穀梁曰輸平者不果成也其意以謂春秋前魯與鄭平至四年時翬帥師伐鄭故鄭人今請絶前平也非也凡云平者蓋兩國約不相背云爾今魯以伐鄭平絶可知若鄭人不來輸平者寧可謂舊平未絶乎有伐人之國而猶自謂有平乎然則魯鄭之平不待告而絶亦明矣又安有不果成事乎

七年叔姬歸于紀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是也知此叔姬必非媵也故得見于經矣又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非也不言逆者則君親迎者也常事不書故不舉君也范甯以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若然穀梁子不當問其不言逆何也禮豈有夫逆妾媵者哉胡爲問之其問之也乃知叔姬非伯姬之媵也

滕侯卒穀梁曰滕侯無名狄道也非也春秋諸侯卒或名或不名者多矣豈盡狄道哉不可信之語此故爲甚

城中丘穀梁曰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故譏也非也若民衆城小可得勿城乎穀梁明知城爲保民爲之而又嫌其爲民衆益城自相反戾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穀梁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貴之也非也諸侯交聘亦嘗事耳何遂分别貴賤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穀梁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不知穀梁之意謂此伐者眞亦斬樹木壊宮室邪毋乃直以大天子之命進之言伐邪

若眞斬樹木壞宫室者此一人之身安得樹木宫室哉若直以大天子之命進之言伐者又未知戎所以施無道于凡伯之身者實何事而春秋直以伐易之也今注者則以謂戎執凡伯也然則變執言伐爾而傳又言以歸猶愈乎執也若伐非執者如傳言可矣今伐則執也譬如曰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云爾安得猶愈者乎且以歸何以能愈于執乎又曰戎者衛也如此乃春秋縱失衛侯之惡歸罪于戎也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非也魯爲大國猶有未命大夫獨稱其名者況如鄭小國乎宿男卒穀梁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審如傳言又何以知其非狄道而無名者乎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非也莒人即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不可言大夫及晉處父盟何不曰及晉人盟乎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范甯矯

之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穀梁曰雨月志正也非也此不著癸酉則不足以見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莊七年辛卯星隕如雨不日又不見夜及夜中葬定公雨不克葬不日又失葬期理自合日豈關不正乎僖二年六月雨者無他卓詭書月足矣豈關正乎

十年公敗宋師于菅穀梁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非也此語乃與公羊何似吾于公羊既言之矣

十一年公薨穀梁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非也無事偶不書正月耳不足以為據

桓公

元年春王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以為無王之道非也弟弑兄臣弑君見矣雖書王獨可謂之有王乎

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諱易地也非也實以祊易許者豈可云璧假乎且經但言璧

假諱易為假巳足矣諱邴為壁何差于罪乎且令實以壁易許者何以為文乎

二年春王正月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非也但不書王與夷之卒遂不正乎

七月紀侯來朝穀梁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内弒其君外成人之亂于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巳即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猶是前紀侯耳猶是此桓公耳行不加進惡不差減而紀

侯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責宜深深則宜曰反書時何哉是豈春秋不惡之乎

公至自唐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遠之也非也隱亦無會何遠之有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穀梁曰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非也吾于公羊旣言之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穀梁說曰春而曰狩蓋用冬狩之禮非也春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事在周禮

穀梁子自顛倒之耳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穀梁説與公羊相近非也

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穀梁曰何爲以二日卒之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非也國君潛行獨出安所之乎若入于民臣之家則必有知者若獨死曠野是非人情且何以能歷十六日而人不覺乎依倚古事人所不見遂肆意妄説不顧道理甚可怪也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穀梁曰任叔之子者録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非也文稱天王使矣何謂録父使子乎又何謂微其君臣乎又曰父在子代仕之辭亦非也若子擅代父仕者貶任叔可矣今曰天王使任叔之子既曰天王使之矣豈父在使子自代者邪若曰天王使任叔子代父仕者則是天王已命任叔之子矣無所復譏且不得繫任叔言之也父老而使其子仕亦常事耳天王既以命之與衆卿仕何異哉而穀梁

又不當言録父以使子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穀梁曰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可不煩解矣又妄云舉從者之辭何益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所謂無病自炙者

六年大閲穀梁曰平而修戎事非正也蓋以觀婦人也非也但曰大閲安知觀婦人乎

蔡人殺陳佗穀梁說與公羊相近吾旣言之矣

子同生穀梁曰疑故志之非也聖人豈至此乎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且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賢者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就令當時國人有疑之者是國惡無大于此矣聖人曷爲明明揭之乎

七年焚咸丘穀梁曰其不言邾咸丘疾其以火攻與公羊說相近吾既言之矣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梁曰失國也與公羊相

近吾既言之矣

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説與公羊同非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穀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大事即謀于我也非也若不正其即謀于我者言遂逆足矣不言使何哉言使豈妨其即謀于我乎

十年王正月曹伯終生卒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非也五年陳侯鮑卒亦在正月何以不書王正之乎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穀梁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非也此公與衛侯約會于桃丘公後其期矣恥失信故託行而不相遇者也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穀梁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爲内諱也此皆非也若來戰爲前定之辭者自無縁復出其人且言及也豈可曰其人及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乎又豈可曰齊侯衛侯鄭伯及其人來戰于郎乎且凡結日偏戰皆前定之

戰也何不一一言來戰乎然則不言其人不言及者非以吾敗也來戰者又非以前定也皆妄說矣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穀梁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貶之也此非穀梁例也穀梁之例常以稱人執之爲是稱侯執之爲非向令書宋公執者得無云斥宋公以執祭仲乎且齊人執鄭詹何以獨不曰貶乎文同而義異何哉

鄭忽出奔衞穀梁曰其名失國也非也春秋失國者多

矣豈皆名之乎

十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非也此飾說爾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穀梁曰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非也言之違理乃至于此乎苟能讀春秋者皆足以知之矣

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穀梁曰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非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

爲獨不重衆乎且春秋將卑師衆稱師此常例矣無爲忽改

十四年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非也粢盛梵焉何以不志乎又曰以其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亦非也若壬申之日而災乙亥之日而嘗之粟出廩久矣乃其未災者何謂災之餘乎又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若此者明粟非災之餘可也欲明以爲災之餘則非也

十五年會于袲伐鄭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
也非也此先會後伐耳亦何疑辭哉且此又非出于仲
尼者也記事之體也

十六年公至自伐鄭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非也去年伐鄭穀梁云非其疑也者似言諸侯爲忽討
突也若非爲忽討突則不得云非其疑矣今云危之者
又似言諸侯乃助突攻忽也若非助突攻忽則亦不得
云危之矣二者誰能辨乎

衛侯朔出奔齊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非也何以不援鄭忽例自為失國名之乎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穀梁曰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非也濼之會伉故不書遂如齊書矣可云不伉乎要之濼會時夫人自不在會會畢公更召夫人與之如齊耳非他也

葬我君桓公穀梁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

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非也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豈限國哉若以齊强魯弱量力不討故君子不責是復讎者常行于柔弱而困于強禦也不亦妄乎

莊公

元年夫人孫于齊穀梁曰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非也夫人前隨桓公之喪還國今復出奔爾豈録母之變横生孫文乎如此是聖人率意作經不復記事實也單伯逆王姬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非也若單伯爲

王朝大夫者如穀梁說可矣今單伯乃魯大夫雖命於天子猶魯臣也君前臣名何得不名哉

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以謂變之正也非也魯本自當以仇讎不可接婚姻上告諸天子不當默默然受命此乃春秋譏其捨大邮小以謂未盡臣子道者也何謂變之正乎凡變之正者謂亡於禮者之禮若權死亡者也非謂可為而不為以傷禮害義者也若莊公者可謂變於邪矣未見變於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穀梁說與公羊相似非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穀梁曰紀國也郱鄑郚國也非也計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又春秋自當分别以見滅兩國之惡不當合之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兩邑爾内小惡爾猶惡而謹之况兩國乎况外大惡乎

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穀梁曰於餘丘邾邑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非也春秋之戰伐多何獨病此乎若伐人之國則勿病乎且必若云是果

於伐國不果於伐邑也何以爲懲且勸乎又曰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此似晩見公羊之説而附益之者矣

三年葬桓王穀梁曰改葬也非也若改葬何爲不言改乎謂改不可言改卜牛何以言改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穀梁曰入者内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於齊乎其守文而不達理至如此且季之以酅入齊當以紀侯使之爲説不然是季専土盜邑以畔其君也何以得字於春

秋乎而穀梁曰入于齊者以鄰事齊是眞謂季畔矣吾未見其善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穀梁曰不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非也就令言滅滅人之國豈非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哉又變滅言大去其義不類何休以穀梁爲縱失襄公之惡是矣鄭康成强爲文過吾無取焉

齊侯葬紀伯姬穀梁曰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非也若但云葬紀伯姬者如穀梁説可矣今曰齊侯葬紀伯

姬此非常文也此其重在齊侯不在吾女甚明

公及齊人狩于郜穀梁說與公羊相似非也

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非也安知其不是微者乎若實齊侯宋公而謂之人即實微者又何以書乎

六年齊人來歸衛寶穀梁曰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非也固齊人歸我耳何分之有

七年星隕如雨穀梁以如猶而也言星隕且雨也非也

春秋記星隕爲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螽則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

秋大水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非也假令大水終不能令高下皆有但没城邑已劇矣況山岳不可没則大水不必高下皆有也

春秋權衡卷十四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舉人臣張慎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權衡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權衡卷十五

宋 劉敞 撰

八年甲午治兵穀梁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其意謂春秋多之非也軍出而治兵治兵自有常地矣今魯人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故春秋記其非常爾春秋非教戰之書貴其善陣不戰也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穀梁曰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齊如此春秋爲縱失齊

師之惡也其意雖欲貶齊存郕其實乃爲齊文過了不可曉

師還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云欲避滅同姓之國示不卒事非也郕雖降齊國實未滅又穀梁曰向云不使齊加威於郕然則加威於郕者獨齊師耳魯故無罪豈可謂滅同姓哉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穀梁曰大夫弒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非也宋萬豈亦弒而代之者乎公子商人

豈非弒而代之者乎

九年齊人殺無知穀梁曰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非也無知弒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又上齊人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氏國爾非謂失嫌故挈之也無知又非大夫例解之似仍失指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穀梁曰大夫不名無君也非也齊雖無君大夫猶應有名假令書大夫之名便云齊有君

乎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穀梁曰不諱敗惡内也非

也古之人有能知之者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曰言取病内也非也言取病齊

耳内何病乎

十年宋人遷宿穀梁曰遷亡辭也非也宿雖見遷國實

未亡不得與滅人者同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穀梁曰蔡侯何以名絶

之也何爲絶之獲也非也秦獲晉侯何故不名又曰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亦非也但言敗蔡師何足以見其是獲乎設直言獲蔡侯何害於義而諱獲爲敗乎欲絶蔡侯自合言獲無爲諱其獲以匿其惡書其名以發其獲進不成諱退不成絶徒爲此紛紛也又曰以歸猶愈乎執也亦非也有執者有獲者有以歸者非一物也獲不輕於執執不重於以歸按文觀旨亦可見矣

十一年秋宋大水穀梁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歟又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亦非也丘山之顛亦有水乎

王姬歸于齊穀梁說同公羊吾既言之矣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穀梁曰國而曰歸此邑也言其歸何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非也紀季以酅入齊自爲小國非邑也且邑何故不得言歸乎且酅者紀之別也紀者叔姬之家也人歸其家可不曰歸乎

以謂喜得其所乃言歸何哉

宋萬弑其君捷穀梁曰卑者以國氏是也非弑而氏之明矣

十三年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非也經無異文例無所推安知是齊侯宋公乎

公會齊侯盟于柯穀梁曰曹劌之盟也尋其意與公羊相似吾既言之矣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穀梁曰會事之成也尋其說與公羊相似吾既言之矣

荊入蔡穀梁曰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按穀梁十年傳云其曰荊者狄之也今又云州舉之也若實狄之則非州舉之若實州舉之則非狄之而兩說並存不知果爲狄之邪其亦州舉之邪若曰州舉之所以爲狄之者凡在夷狄尚不州舉之況楚非真夷狄乎尋究二說似前說本出穀梁

後說則掇取公羊之例而續焉者也不然無爲相異十六年同盟于幽穀梁曰同尊周也非也但云同盟不足以效其同尊周

十有七年齊人執鄭詹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邾人執鄫子亦可謂與之乎又曰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亦非也紀履繻鄭宛之類亦同氏國豈卑者則不志乎且若所言卑者不志而鄭詹以逃來故得志

也諸侯之國逋逃之臣不可勝紀何不盡書乎假令鄭詹就執於齊不逃來魯者春秋遂不書齊人執鄭詹乎然則書齊人執鄭詹不爲鄭詹甚佞而書亦不爲與齊人執之而書爲詹逃來書耳如此又安取書甚佞及與齊執之之義哉

齊人殲于遂穀梁曰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非也春秋本責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文如齊人自死於遂耳不謂以無遂故不言

遂人盡齊人也又曰無遂則其言遂何其猶存遂遂也非也齊人實死於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雖滅遂地猶存理合必書豈強存遂乎若春秋不存遂者可云齊人殲于齊乎又曰此謂狎敵也亦非也滅人之國使兵戍之齊則無道矣今齊不滅人國不戍人地者安取此禍乎今穀梁譏其狎敵似惡齊人滅遂未盡戍遂未密不顧遂不可滅地不可戍也

十八年日有食之穀梁曰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

疑據見而録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何休難之得矣鄭玄强為文過不亦誣人哉假令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是即朔日食矣如不見其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是驗其食非朔日食何也又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此適足以證其當為朔日食耳穀梁又云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尋穀梁此意似云王者日日朝日故日之始出而有食者得見之也按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者謂明

堂位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每月先視朔而後朝廟乎古禮既已散亡今之説者不同未足怪也雖然如穀梁之言以述朝日則是以觧夜食則非公追戎于濟西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後言追戎何害於義而必欲隱其一端之實事虚説不使戎邇於我之末節如此反爲戎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伐我欲以

明不使戎邇於我者則春秋所書伐我是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所邪然則此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使者銜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

盟矣何謂辟要盟乎假令魯以專使參盟於大國雖不得盟而無怒今乃飾卑者之任而干大國之重魯何倒行逆施而爲此哉且魯乃欲辟要盟故使者以媵婦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持兩端若得盟則固曰吾來盟也不得盟則將曰吾非盟之求而婦是媵爾今結既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爲此謀者欲以誑齊宋乎則亦必誠有陳人之婦者乃可施其謀矣無陳人之婦則不成爲媵而傳又言以輕事遂乎國

重無說乃似虛爲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曉者豈誠魯人之事哉豈誠魯人之事哉

二十二年肆大眚穀梁曰爲嫌天子之葬也非也若魯欲葬文姜而自爲此者子固無赦母之道若仲尼嫌文姜之葬而書此以示義者則春秋之文無從而生若赦出於天子者何必緣文姜之葬哉且文姜之存猶莫之討也今死矣反待天子而葬乎此皆不然者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穀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

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然則穀梁謂凡公子未命為大夫皆得稱公子矣非也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觀小白去疾亦可以見之矣

二十三年荆人來聘穀梁曰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非也此乃使臣得言荆人爾即欲進之使稱人者何不變荆云楚而反冠人以荆乎荆為狄之人為進之且進

且狄乎賞罰亂此吾所不曉也

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見乎然則不見者殆謂不常見爾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赤歸于曹郭公穀梁曰赤者郭公之名然則春秋何苦不曰郭公赤歸于曹乎言郭公赤足以見其為國君言歸足以見其外歸而顛倒迷錯如此何哉梁亡鄭棄其

師紀侯大去其國雖指意卓俻然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盖有不知而作之者豈謂是邪

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非也天子大夫可不名耳若天子命之爲此國大夫者可得不名乎吾於公羊旣言之矣

伯姬歸于杞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非也春秋常事不書故不言杞伯之來爾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恒事也不志然則穀梁旣

以知逆女之不志而猶云云似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穀梁曰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雖尊卑不同而豈無命哉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强弱相併卿大夫

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録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俠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晩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等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説者不知其故因為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説因復造架無端以飾其偽然此不足怪也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其又足辨乎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穀梁曰諱出奔也非也

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莒慶來逆叔姬穀梁曰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春秋刺諸侯之不親迎而使臣者則奪其使文奪其使文矣故莒慶之來不得復曰逆女亂於逆君夫人者也然則書叔姬自其理然豈惡其接内哉凡大夫而越境逆女此誠春秋所貶者然而以謂書叔姬者不與夫婦之稱不亦繆乎不亦繆乎

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穀梁曰戰則是師

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非也凡道春秋通例皆曰將卑師少稱人何忽至於此而以謂微之乎又曰其人衞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衞也亦非也齊有罪則微齊衞有罪則微衞則可謂明矣今欲微齊因遂微衞齊則有罪矣衞則不知也而曰不可不人衞所謂不可者安在哉又曰衞小齊大其以衞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亦非也衞欲戰則衞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衞春秋惡戰故常分别禍之所從起耳不為國大小也又曰其

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衛將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春秋之義王道也春秋之事史記也聖人豈必私以己意增損舊史而後見其道哉

築微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非也此自築邑爾非園囿也以園囿解之惑矣

大無麥禾穀梁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非也於是經無水旱之變安得忽無麥禾哉說者或云

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成或云不勤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若有秋水何故不書苟民食不足國家且危而顧避恥諱忌遇災而懼之意豈春秋之訓哉若土不稼穡不勤農事者魯應猶有倉廩之舊不應遂至告糴於鄰國也又春秋當書麥禾大無不當反書大無麥禾也且麥禾之相去遠矣方其無麥則固書麥大無方其無禾則固書禾大無何乃待無禾然後書無麥哉近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知水傷之也

麥強而苗弱二者俱無非待苗乃書麥也或謂一災不書是又不然隕霜殺菽菽一物也何以獨書乎推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明是歲實無水旱民實不饑或曰如此當曰麥米不當曰麥禾吾曰古者無道禾非米者聘禮有禾有米不云禾非米也古之行禮用禾者多然則魯實無禾不足以待國用非無米也

二十九年城諸及防穀梁曰以大及小也非也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耳

三十年齊人降鄣穀梁曰鄣者紀之遺邑非也何以必知其紀之遺邑乎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穀梁曰及者内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非也設若外爲志又志相得者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

齊人伐山戎穀梁曰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

曰則非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豈曰以人愛之云爾貶則人之愛則人之誰且能識其善惡哉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内齊侯也不言使内與同不言使也非也去年齊人伐山戎穀梁所以知其當爲齊侯者正以今年來獻捷者乃齊侯故也然則齊侯已伐山戎又來獻捷爾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内齊豈可使不殊齊侯之使假令稱齊侯使人來獻捷文何以異於齊侯來獻捷也若都不稱齊又不言來則

信可謂内與同矣今既稱齊又曰來獻齊非吾國也來非不外也雖匿其使名猶是齊來獻捷也安見内乎又曰軍得曰捷戎菽也按菽者豆耳齊侯伐山戎乃取其豆與諸侯不近事理疑菽者北狄字也穀梁解此戎者即北狄也北字類卄狄字類菽傳寫訛謬又并爲一字不然無爲如此妄解

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穀梁曰大齊桓也非也諸侯相遇常事耳何大之有

子般卒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非也若有所見又不日者豈不益明乎何若日之與正卒相亂哉用此觀之非聖人之意明矣

公子慶父如齊穀梁曰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起子般之弒爾不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春秋記諸侯大夫之奔甚多不必皆弒君也書慶父奔亦何不可哉且慶父親弒其君此魯國人人之讎奈何反掩匿蔽覆不明

白其奔使弑君之賊不見乎又文十八年十月子赤卒其下則季孫行父如齊子赤卒不日亦有所見也若以慶父之例推之則行父亦弑子赤者邪何謂書如齊既言之矣

閔公

元年齊仲孫來穀梁曰外之也疏之也非也吾於公羊

二年公薨穀梁曰不書葬不以討毋葬子也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比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

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子何足爲義乎又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公穀有其說而不盡何也凡君弒賊不討不敢葬父弒讎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此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慶父出奔莒穀梁曰其言出絶之也非也内大夫之奔

亦自多言出不必慶父爾

齊高子來盟穀梁曰不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非也齊桓前不討慶父者獄有所歸魯又立君不得討也今慶父復弑閔公自知罪大而出齊桓能遣其賢臣鎮撫魯國之社稷功已厚矣為之者高子謀之者桓公也今欲褒人臣而不及人君欲過尊有功之臣使不繫於其君豈春秋之意邪儻陳力建功人臣而獨專其美則九牧之君何望焉堯任伯鯀治水而水害益甚誅鯀命禹

烝民乃乂不聞仲尼畀堯德於禹高禹功於堯而以爲不以帝堯使伯禹也何況齊桓而反深責乎可謂闇於大體矣

僖公

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穀梁曰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非也此若當貶則春秋方貶之又何遂其意乎此若當襃則次非救者乃非所襃亦不可遂其意也吾欲問襃貶之意

決何若哉又曰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亦非也曰次于聶北救邢者其次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又何以明哉且齊侯自以過貶稱師爾曹伯非有過也何乃亦貶從師乎且直言齊師曹伯者有何不可乎且曹何以無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其次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又次國不宜獨無師又曰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亦非也如穀

梁之意宜曰以其貶之不言齊侯乃可爾如不足乎揚
未可便貶也言齊侯適中矣然則穀梁於此都失襃貶
之所在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穀梁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
然美齊侯之功也非也審如穀梁言者齊侯乃足揚矣
猶曰齊師何邪且使之如改事何故見其美即不改事
反不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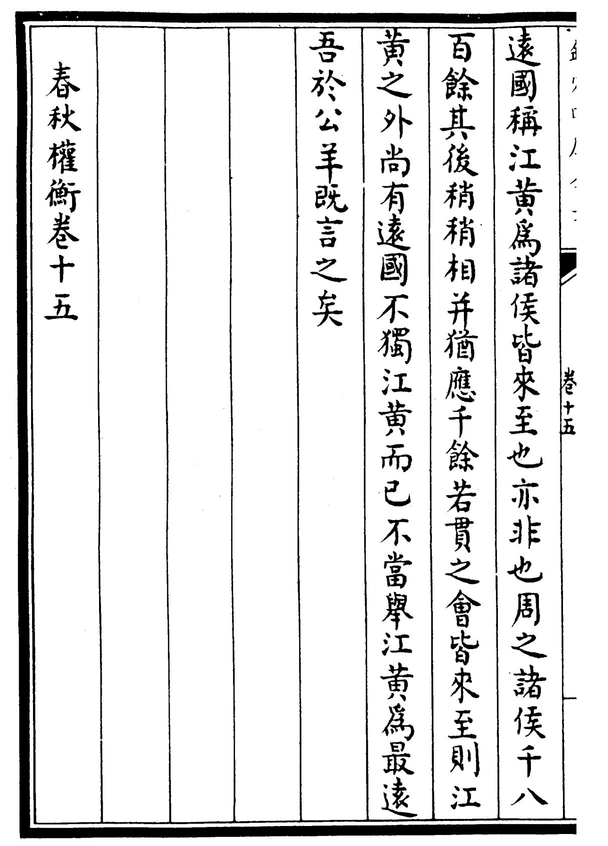
獲莒拏穀梁曰惡公子之紿非也古之人有知之者矣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穀梁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非也向者孫于邾何以不去姜乎又曰或曰爲齊桓公諱殺同姓也亦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爲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恥也非春秋所恥則亦非春秋所諱矣

二年城楚丘穀梁曰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非也邑亦謂之城爾若不謂之城當謂之何哉又曰其不

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非也定之方中之詩曰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其辭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又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由此以言文公先徙居而後建城市不得云衛未遷也又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非也不言衛之遷者魯史所無爾非仲尼擇焉而不存者也凡事有當記而經不見者可勝説邪獨舉此而言似穀梁亦以春

秋爲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者
虞師晉師滅夏陽穀梁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
晉不可以不言師也非也假令書虞人晉師者豈不益
見其罪乎春秋之例主兵者序上蓋惡用兵也豈曰以
國大小爲序乎若誠以國大小爲序者如穀梁說可矣
如不以國大小爲序又何必妄解哉
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穀梁曰不期而至者江人
黄人也非也誠有此美者春秋之文何能勿襃之又曰



遠國稱江黄爲諸侯皆來至也亦非也周之諸侯千八百餘其後稍稍相并猶應千餘若貫之會皆來至則江黄之外尚有遠國不獨江黄而已不當舉江黄爲最遠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春秋權衡卷十五